



第七十七届会议

议程项目 68(c)

促进和保护人权：人权状况及  
特别报告员和代表的报告

1967 年以来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的人权状况\*

秘书长的说明

秘书长谨向大会转递 1967 年以来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弗兰切斯卡·阿尔巴内塞根据人权理事会第 5/1 号决议提交的报告。

\* 本报告逾期提交，以反映最新信息。



## 1967年以来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弗兰切斯卡·阿尔巴内塞的报告

### 摘要

在本报告中,1967年以来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弗兰切斯卡·阿尔巴内塞谈及人权方面的一些关切,特别是有关在以色列长期占领所显示的定居者-殖民主义特色背景下巴勒斯坦人民自决权方面的关切。

## 一. 引言

1. 在本报告中，1967 年以来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弗兰切斯卡·阿尔巴内塞谈及与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西岸和加沙人权状况有关的一些关切，并提出了对巴勒斯坦人民的自决权的深入分析。她澄清了这项权利的法律原则、含义和影响，尽管这项权利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犯下和目睹的暴行之后联合国会员国承诺要予以实现的使命<sup>1</sup> 的基础，但巴勒斯坦人民仍未实现这项权利。

2. 尽管巴勒斯坦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其他国际组织观察员发出了邀请，但特别报告员在提交本报告之前未能访问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巴勒斯坦被占领土”)。进入巴勒斯坦被占领土是她的任务的一项关键内容，今后将继续努力追求。特别报告员要求会见以色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的请求遭到拒绝，因此特别报告员强调，以色列不与任务负责人合作的做令人严重关切。由于各方之间的公开对话对保护和增进人权至关重要，特别报告员提醒以色列，她仍然愿意进行接触。

3. 本报告以法律研究和分析为基础，并通过协商和提交材料加以充实。特别报告员与其他特别报告员和多位前任特别报告员、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和以色列问题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进行了协商，并与来自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以色列和其他地区的国家代表、学术界和非政府组织举行了面对面和在线会议。她审查了地方和国际人权组织，特别是来自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和以色列的人权组织提交的报告。

4. 特别报告员任务的地理和时间制约限制了本调查的范围，包括报告中所述的侵权行为如何影响被占领土以外的巴勒斯坦人民。这并不妨碍对这项集体权利的审查，因为这项权利适用于拥有以色列国籍的巴勒斯坦人，以及 1948 年和 1967 年的巴勒斯坦难民，他们也享有回返、恢复原状和赔偿的既定权利。鉴于 1967 年开始的以色列占领与占领之前的情况是相互关联的，特别报告员回顾了历史上的某些时刻，这些时刻可能为当前的状况提供信息和启示。

## 二. 调查自决权的理由

### A. 现状和主要争论

5. 55 年来，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三代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占领下成长。其中约 40% 是自 1948 年以来被以色列驱逐的难民(包括他们的后代)，他们逃离了伴随以色列建国的暴力。<sup>2</sup> 加沙的大多数居民，以及目前在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整个西岸面临着被强行迁移的许多人，都是(最初来自加利利、海法、雅法、拉姆拉

<sup>1</sup> 《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五和五十六条。

<sup>2</sup> Benny Morris, *The Birth of the Palestinian Refugee Problem Revisited*, revised ed. (Cambridg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和利达以及纳卡布的)难民。1967 年的战争使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再次流离失所，摧毁了巴勒斯坦村庄，使其人口减少，并拒绝难民返回，就像 1947 年至 1949 年一样。<sup>3</sup> 1967 年设法“留下来”的巴勒斯坦人不可能知道，55 年后，他们醒来时仍将处于外国统治的枷锁下，他们的权利被中止，他们中间的难民，没有返回祖先乡土的具体前景。

6. 自 1967 年以来，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人权状况一直在不断恶化，这主要是占领国以色列严重违反国际法行为，包括种族隔离和征服造成的。这采取了各种形式：严厉限制巴勒斯坦人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内外的行动；压制政治和公民参与；剥夺居住权、身份和家庭团聚；剥夺巴勒斯坦人的土地和财产；强行迁移；非法杀人；普遍的任意逮捕和拘留，包括对儿童的任意逮捕和拘留；阻挠和剥夺人道主义援助与合作；剥夺对自然资源的所有权和获取权；定居者暴力行为；暴力镇压民众对占领的抵抗。所有这些做法合在一起构成对巴勒斯坦人民的集体惩罚。<sup>4</sup>

7. 尽管局势严重，但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继续主要、有时完全通过三个主要办法加以解决：

(a) 人道主义办法。暴力占领造成的严重经济和人道主义状况被作为需要管理的(长期)人道主义问题来加以解决，而不是作为一个需要根据国际法予以解决的政治问题；处理以色列的侵犯行为主要是为了改善占领下生活的某些方面；

(b) 政治办法。巴勒斯坦问题通常被认为是对立双方之间的“冲突”，可以通过谈判解决。因此，只有通过“谈判达成和平协议”才能结束占领；然后，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人道主义和经济紧急情况将会得到解决；

(c) 经济发展办法。近年来，寻求解决方案者坚持一个框架，该框架取决于发展巴勒斯坦领土和人为地维持其经济，而不提供政治解决方案，解决“冲突”的根源，包括对巴勒斯坦人权利和自由的大量侵犯。这一办法的目的是通过促进企业发展和创造伴随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的机会，而不是通过实现基本人权来解决冲突。

8. 这些办法的支持者似乎认为，当权力完全不平等的双方能够通过谈判达成解决方案时，占领就会结束。令人遗憾的是，这些观点无法控制构成和汇集无休止的紧急情况、政治挑战和经济后果的更广泛的背景。这些观点没有抓住与以色列占领有关的关键性的首要问题，而是将根源和症状混为一谈，并把重点放在将以色列不遵守国际法作为一个孤立现象上，而不是将此视为被占领下的巴勒斯坦人长期被剥夺权利问题的一个长期结构性组成部分。

<sup>3</sup> Tom Segev, *1967: Israel, the War, and the Year that Transformed the Middle East*, 1st ed. (New York, Metropolitan Books, 2007).

<sup>4</sup> A/HRC/44/60 (2020 年)，第 24 和 27 段。

9. 近年来,一些著名学者和组织得出结论认为,以色列针对巴勒斯坦人的系统和广泛的歧视性政策和做法构成国际法规定的种族隔离罪行。<sup>5</sup> 虽然国际社会尚未对此采取充分行动,但以色列占领达到了种族隔离的法律门槛这一概念正在获得支持。这可能有助于克服某种倾向,即在具体的国际法体系下,而不是在以色列统治巴勒斯坦人的制度下审查以色列的侵犯行为,而且往往是审查单个的和脱离背景的行为。

10. 与此同时,如果单独考虑,而不是作为对整个巴勒斯坦人民的经历进行整体审查的一部分,种族隔离框架也有一些局限性:

(a) 第一,除了少数例外,<sup>6</sup> 最近关于以色列种族隔离的报告的范围主要是领土性质的,不包括巴勒斯坦难民的经历。认识到以色列的种族隔离政权必须考虑到巴勒斯坦人民作为一个民族的统一整体的经历,包括1947年至1949年流离失所、被剥夺国籍和被剥夺财产的人(其中许多人生活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

(b) 第二,仅仅关注以色列的种族隔离,忽略了以色列占领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巴勒斯坦领土的固有非法性。以色列的占领是非法的,因为事实证明它不是暂时的,是蓄意违背被占人口的最佳利益进行的,并导致吞并被占领土,违反了占领国承担的大多数义务。<sup>7</sup> 它的非法性还源于它系统地违反了至少三项国际法强行法:禁止通过使用武力获取领土;禁止强加外国征服、统治和剥削制度,包括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以及各国义务尊重人民的自决权。<sup>8</sup> 同样,以色列的占领是无理使用武力和侵略行为。<sup>9</sup> 这种占领是国际法明确禁止的,违反《联合国宪章》所载的联合国价值观、宗旨和原则;

(c) 第三,种族隔离框架没有解决自1967年以来管制巴勒斯坦被占领土日常生活的种族歧视法律、命令和政策网的“根源”,也没有解决以色列在征服本地人民、使其流离失所并以以色列国民取而代之的同时夺取土地的敌意(意图)。这是定居者-殖民主义的标志,这也是《罗马规约》规定的战争罪。

<sup>5</sup> A/HRC/49/87 (2022年)(未经编辑的预发本);大赦国际,《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种族隔离:《残酷的统治制度和危害人类罪》(2022年)(可查阅<https://www.amnesty.org/en/documents/mde15/5141/2022/en/>);人权观察,《门槛已过:以色列当局与种族隔离和迫害罪行》(2021年);以色列占领区人权信息中心(B'Tselem),“A regime of Jewish supremacy from the Jordan River to the Mediterranean Sea: This is apartheid”(2021年1月12日);Al-Haq and others, *Joint Parallel Report to the United Nations Committee on the Elimination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 on Israel's Seventeenth to Nineteenth Periodic Reports* (2019年11月10日);和西亚经济社会委员会(西亚经社会),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民的行径与种族隔离问题:《巴勒斯坦与以色列占领》,第1期(E/ESCWA/ECRI/2017/1) (2017年)。

<sup>6</sup> 大赦国际、法律援助会和其他组织,提交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的联合平行报告;和E/ESCWA/ECRI/2017/1号文件(见脚注5)。

<sup>7</sup> A/72/556 (2017年)。

<sup>8</sup> Ardi Imseis, “Negotiating the illegal: on the United Nations and the illegal occupation of Palestine, 1967-2020”,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31, No. 3 (2020), pp. 1055-1085.

<sup>9</sup> Ralph Wilde, “Using the master’s tools to dismantle the master’s house: international law and Palestinian liberation”, *The Palestine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Netherlands, Brill, 2021), p. 7.

11. 实质上，目前适用的种族隔离框架的局限性绕过了承认巴勒斯坦人民决定其政治、社会和经济地位以及作为一个民族在没有外国占领、统治和剥削的情况下发展的基本权利这一关键问题。尤其是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废除以色列的种族隔离虽然是必要的，但不会自动解决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统治问题，不会恢复对被以色列占领的土地及其自然资源的永久主权，本身也不会实现巴勒斯坦人的政治愿望。

## B. 调整思维

12. 围绕巴勒斯坦自决的讨论一度局限于关于巴勒斯坦及其人民未来的辩论，将其作为非殖民化斗争的一部分。20 世纪 90 年代初开始的中东和平进程改变了这一状况，给人的印象是巴勒斯坦自决正在通过建国来实现。在所有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以政治独立国家的形式行使自决权是为巴勒斯坦人民伸张正义的最低要求；然而，实现这一目标仍然象以往一样遥远，这主要是因为以色列通过长期占领巴勒斯坦领土进行定居者-殖民主义活动。

13. 殖民主义是一种经常伪装成“文明项目”的现象，在历史上是由“西方国家”强加给“第三世界”国家的，是通过对当地人的文化奴役、对其土地和资源的经济剥削以及对其政治要求的窒息来实现的。<sup>10</sup> 殖民主义的特点是“定居者”，其驱动力也是消除被殖民土地的本地特征的逻辑。<sup>11</sup> 这表现在建立和促进殖民地，<sup>12</sup> 即在土著人口中植入外国人民的定居点，目的是征服和剥夺本地人，并“永久确保对特定地区的控制”。<sup>13</sup> 侵犯人民的自决权是定居者-殖民主义所固有的。

14. 自决的规范性框架，特别是在非殖民化进程中得到确认的框架，为(重新)审查和解决巴勒斯坦人民从以色列几十年的占领中解放出来的合法要求提供了必要的视角，同时尊重该地区所有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的权利。

<sup>10</sup> Antony Anghie, “Colonialism and the birth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sovereignty, economy, and the mandate system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 *New York Universit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Politics*, vol. 34, No. 3 (2002), pp. 513-634.

<sup>11</sup> Patrick Wolfe, “Settler colonialism and the elimination of the native”, *Journal of Genocide Research*, vol. 8, No. 4 (2006), p. 387.

<sup>12</sup> 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殖民地”一词比“定居点”一词更为准确，因为后者消除了其非法性质(这与法语中的“殖民地”一词产生共鸣：参见，安全理事会第 2334 (2016)号决议)。

<sup>13</sup> Lorenzo Veracini, “Introduction: the settler colonial situation”, in *Settler Colonialism*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 三. 外部自决法 一个不可或缺框架

#### A. 法律基础

15. 自决权是一项典型的集体权利，也是实现许多其他权利所必需的“平台权”。<sup>14</sup> 如果一个人口群体不能作为一个民族“自由决定其政治地位和……从事其经济、社会与文化之发展”，<sup>15</sup> 其他权利几乎肯定得不到实现。

16. 在 1950 年代末至 1970 年代的非殖民化运动的推动下，自决权于 1966 年随着《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通过而得到普遍编纂。这改变了对自决框架的办法，使其从联合国的一般原则<sup>16</sup> 转变为一个合格的规范框架，让人民能够作为“有凝聚力的民族群体”行使自由意志，<sup>17</sup> 选择其独立的政治组织形式，并决定其文化和社会经济发展。<sup>18</sup> 这包括两个相互交织的组成部分：

(a) 政治组成部分。一个民族在不受干涉的情况下选择自己的政府和管理自己的能力。这有两个方面：(一) 自决权的内部层面，即人民有权通过宪法程序和政治程序进行自我统治，允许在现有国家框架内实际民主行使这一权利；<sup>19</sup> (二) 自决的外部层面，扩大形成人民自己意愿，在不受外部控制和外来统治的影响下决定他们自己的政治地位的权力的范围；<sup>20</sup>

(b) 经济组成部分。人民享有其自然财富和资源的集体权利，是对其拥有永久主权的表达。<sup>21</sup> 这对于实现和维护一个民族通过自己的生存手段独立生存至关重要。

<sup>14</sup> A/72/556, 第 62 段。

<sup>15</sup> 《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共同第一条第一至二款。

<sup>16</sup> 《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五和五十六条。

<sup>17</sup> Ian Brownlie, *Principles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5th ed. (Oxford, United Kingdom Clarendon Press, 1998), p. 599.

<sup>18</sup> Antonio Cassese, *Self-determination of Peoples: a Legal Reappraisal*, vol. 1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53.

<sup>19</sup> James Crawford, *The Creation of States in International Law*, 2nd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sup>20</sup> Hurst Hannum, “Rethinking self-determination”, *Virgini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34, No. 1 (1993), pp. 1 and 33.

<sup>21</sup> Catriona Drew, “The East Timor story: international law on trial”,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12, No. 4 (2001), pp. 651 and 663.



17. 这两个相互关联的组成部分使人们能够在人口上(作为一个民族)和领土上(在一个特定区域内)独立存在,并通过领土和相关领土所提供的资源追求其文化、经济和社会发展。<sup>22</sup>

18. 自决权的外部层面是有效享有该项权利的政治和经济组成部分的前提条件。一个政府如果不对其全部领土、公民和资源享有充分的管辖权,又如何能在保持屈从的情况下独立运作?因此,外国统治和外国占领与作为管理框架的“外部自决法”是不相容的。<sup>23</sup>

19. 从本质上讲,自决权是作为一个民族在自己的政治共同体,通常是一个独立国家内生活和成长的权利。这意味着有权抵制可能妨碍实现这项权利的外国统治、征服和剥削。<sup>24</sup> 1977年,《日内瓦公约第一附加议定书》明确了这一点,人民“行使自决权、对殖民统治和外国占领以及对种族主义政权”的作战获得承认。<sup>25</sup> 历史上的解放和非殖民化斗争表明,作为一个民族的生存权利和抵抗外国统治和支配的权利是如何相互关联的。历史还表明,国际社会对反殖民斗争的支持,特别是来自政府和决策者的支持,对于被征服的人民获得选举权仍然至关重要。当反殖民运动和各国能够在联合国就殖民统治的非法性达成共识时,非殖民化成为可能;尊重基本人权在达成这一共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sup>26</sup>

20. 在1960年代,自决成为推进非殖民化的规范框架。在所有民族都有权享有的“不能抗拒,亦不能倒转”的解放之过程之后,殖民主义及与之并行之各种隔离及歧视办法均须终止。<sup>27</sup> 自决的规范力量来自1945年《联合国宪章》,其中将“民族平等权及自决”原则与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一起列为其首要目标。为了实现非殖民化,大会因此认识到:

各民族均有权享受完全自由,行使主权及维持国家领土完整之不可剥夺之权利……所有民族均有自决权,且凭此权利自由决定其政治地位,自由从事其经济、社会及文化发展。<sup>28</sup>

21. 面对持续的殖民努力,大会明确禁止可能破坏殖民地人民实现独立的努力的行为,并禁止国家对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现有国际边界、国际协定

<sup>22</sup> Hannum, “Rethinking self-determination”(见脚注 20)。

<sup>23</sup> Wilde, “Using the master’s tools to dismantle the master’s house”(见脚注 9)。

<sup>24</sup> Antonio Cassese, “Terrorism and human rights”, *American University Law Review*, vol. 31, No. 4 (1982), pp. 945-958.

<sup>25</sup> 《日内瓦四公约第一附加议定书》(1977年), 第一条第4款。

<sup>26</sup> Roland Burke, *Decoloniza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1).

<sup>27</sup> 大会第 1514(XV)号决议(1960年)。

<sup>28</sup> 同上。



确定的停战线“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这可能导致剥夺人民的“自决、自由及独立权利”。<sup>29</sup>

22. 大会还澄清说，一国领土既不能成为军事占领之对象，也不得成为以使用威胁或武力而取得之对象。<sup>30</sup> 1974年，大会在界定“侵略”时，禁止“使用武力剥夺他国人民的自决、自由和独立权利，或破坏其领土完整”，这一点得到了加强。<sup>31</sup>

23. 自决权的不可侵犯性源于其普遍适用性和强制法的特点。普遍适用是指所有国家在实现自决权方面都有固有的利益，并有义务尊重整个国际社会所应享有的自决权。<sup>32</sup> 这种义务不仅存在于“对其本国人民，而且对……被剥夺了行使自决权机会的所有人民”。<sup>33</sup> 这源于自决权的强制法或强制性规范的特点，不得侵犯或克减(除非被另一个强制性规范所克减)。<sup>34</sup> 国际社会有义务确保所有有权自决的人民有效地实现自决，并消除一切障碍。<sup>35</sup>

24. 从1950年代被占领的纳米比亚到2022年被占领的乌克兰的国际实践记录了国际社会如何通过国际法庭，如国际法院、<sup>36</sup> 国际刑事法院<sup>37</sup> 和特设法庭，<sup>38</sup> 或大会、<sup>39</sup> 安全理事会，<sup>40</sup> 以及个别国家通过国内管辖权和制裁，<sup>41</sup> 已经利用国际法提供的手段结束非法占领和各种形式的征服。根据外部自决的法律，巴勒斯坦人民有权而且必须享有类似的国际合作和坚决的行动。

## B. 对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民的适用性

25. 自决权是巴勒斯坦人民的一项“不可剥夺的权利”，这一点已得到大会的确认。<sup>42</sup> 巴勒斯坦人自决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一个多世纪以前，在《联合国宪章》

<sup>29</sup> 大会第 2625(XXV)号决议(1970年)。

<sup>30</sup> 同上。

<sup>31</sup> 大会第 3314(XXIX)号决议(1974年)。

<sup>32</sup> Cassese, *Self-determination of peoples* (见脚注 19)。

<sup>33</sup> 人权事务委员会第 12 号一般性意见，第 6 段。

<sup>34</sup> 国际法委员会，A/CN.4/L.960/Add.1 (2022年)，结论 3 和 17。

<sup>35</sup> 国际法院 2004 年 7 月 9 日就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修建隔离墙的法律后果发表的咨询意见。

<sup>36</sup> 国际法院，南非不顾安全理事会第 276(1970)号决议继续留驻纳米比亚(西南非洲)对各国的法律后果。

<sup>37</sup> 国际刑事法院，国际刑事法院院长指派第二预审分庭审理乌克兰局势(2022年3月2日)。

<sup>38</sup> 安全理事会第 827 (1993)号决议。

<sup>39</sup> 大会第 43/106 号决议(1988年)。

<sup>40</sup> 安全理事会第 264 (1969)号决议。

<sup>41</sup> 美国政府，《1986年全面反种族隔离法》，公法。第 99-440 号来文(1986年)。

<sup>42</sup> 大会第 3236(XXIX)号决议(1974年)和第 2672(XXXV)(C)号决议(1970年)。

第一次编纂之前。巴勒斯坦人民(穆斯林、基督徒和犹太人)<sup>43</sup> 与黎凡特的其他人民一样,也享有 1919 年《国际联盟盟约》承认的自决权。《盟约》第 22 条规定,“A 级”托管地(伊拉克、黎巴嫩、巴勒斯坦、外约旦和叙利亚)享有临时独立,“直至它们能够独立存在”。<sup>44</sup> 当地族群的“意愿”将是“选择委任统治国的一个主要考虑因素”。<sup>45</sup>

26. 几个世纪以来,欧洲的反犹太主义和对犹太人的迫害在大屠杀的灭绝性恐怖中达到顶峰,这加强了对政治上的犹太复国主义的支持。这一运动将巴勒斯坦视为通过定居和殖民化实现“犹太人的国家”的土地。<sup>46</sup> 然而,在这块土地上,当地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已经居住了数千年。1947 年,联合国决心调和当地巴勒斯坦人和主要来自欧洲的犹太定居者和难民对土地的不同要求,<sup>47</sup> 建议将英国委任统治下的巴勒斯坦划分为“阿拉伯国”和“犹太国”。<sup>48</sup> 不久之后,在巴勒斯坦委任统治区的大部分领土上建立了以色列国,与此同时,巴勒斯坦的大部分阿拉伯人遭到了屠杀和大规模的驱逐,被全盘剥夺了国籍并被剥夺了财产。他们与他们的后代、1967 年进一步流离失所的难民和其他非难民的巴勒斯坦人一道,继续被剥夺自决权。

27. 引发以色列占领的 1967 年战争是一个重大转折点。安全理事会第 242 (1967) 号决议强调“不容以战争获取领土”,呼吁以色列军队“撤出”所占领之领土,并强调该地区每一国家“在安全及公认之疆界内和平生存、不受威胁及武力行为之权利”。<sup>49</sup> 这反映了大会对任何可能导致剥夺人民自由和独立的武力使用的谴责,认为这是殖民主义的明确和无可争议的表现。<sup>50</sup>

28. 自 1967 年以来,联合国通过的决议不仅重申了巴勒斯坦人民的自决权,而且认为反抗外来统治是正当的,反映了会员国扩大后的联合国的后殖民主义时代敏感性。<sup>51</sup> 1974 年,面对以色列已经旷日持久的无理占领,大会承认了“不受外

<sup>43</sup> 在 1900 年代初,最大的社区是 81%的穆斯林、11%的基督徒和 8%的犹太人。见 Sergio Della Pergola, “Demographic trends in Israel and Palestine: Prospect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American Jewish Yearbook* vol. 103 (2003), pp. 3-68。

<sup>44</sup> 国际联盟盟约(1919 年),第二十二条。委任统治制度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以处理前奥斯曼帝国和前德国领土。根据据信一个国家的自治准备情况,委任统治划分为 A、B 或 C 类。

<sup>45</sup> 同上。

<sup>46</sup> Theodor Herzl, *Der Judenstaat* (Leipzig and Vienna, Breitenstein, 1896)。

<sup>47</sup> 《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届会议,补编第 11 号》(A/364) (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特别委员会的报告),第一卷(1947 年)。

<sup>48</sup> 大会第 181(II)号决议(1947 年)。

<sup>49</sup> 安全理事会第 242 (1967)号决议;另见安全理事会第 298 (1971)、476 (1980)和 2334 (2016)号决议。

<sup>50</sup> 大会第 2625(XXV)号决议(1970 年)。

<sup>51</sup> A/CONF.32/41 (1968 年)。

来干预的自决权利”和巴勒斯坦难民的“重返……的权利”是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sup>52</sup>

29. 到 1982 年，在以色列持续不遵守规定之后，大会申明，“以色列拒绝让巴勒斯坦人民行使自决、主权、独立和回返巴勒斯坦的不可剥夺权利及其对该地区人民一再进行侵略行为，构成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严重威胁”。<sup>53</sup> 在同一决议中，大会还敦促“所有国家、联合国系统主管组织、专门机构和其他国际组织，通过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按照《联合国宪章》为恢复其自决和独立权利而进行的斗争”。<sup>54</sup>

30. 大会承认巴勒斯坦人在全世界非殖民化进程中为“重新获得”其自决权和独立权而进行的斗争，这是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领导的巴勒斯坦民族抵抗的重要承认，到 1970 年代，巴解组织联合了主要流亡的巴勒斯坦政治力量。当时，很明显，自决法使巴勒斯坦人的抵抗权合法化，因为以色列的占领具有暴力和掠夺的性质，而巴勒斯坦人正在为解放自己而斗争。

31. 到 1983 年，联合国大会已经揭露了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一再进行的侵略行为”。<sup>55</sup> 在过去几十年中，数十项联合国决议重申了巴勒斯坦人的自决权，呼吁以色列撤出 1967 年占领的领土，并结束占领。

32. 2016 年，甚至在这个问题上通常因美利坚合众国对以色列的支持而瘫痪的安全理事会也宣布“以色列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包括东耶路撒冷设立定居点没有任何法律效力”，坚决谴责该行为是“公然违反国际法”。<sup>56</sup>

## 四. 在我们眼前阻止巴勒斯坦自决的五十五年

### A. 现实审视

33. 作为占领者，以色列对巴勒斯坦被占领土没有主权。即使占领是纯粹为了以色列的安全需要而建立的(鉴于其对巴勒斯坦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的不利影响，这本身就是一种反常现象)，以色列又是根据什么继续夺取巴勒斯坦土地，在西岸建造殖民地，开采属于巴勒斯坦人的水和能源？以色列依据什么破坏被占领人口的基本民用基础设施？

34. 以色列无视确认以色列违反占领国义务并要求其撤出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多项联合国决议，<sup>57</sup> 巩固其军事统治和存在，在谋求其自身利益的同时使其军事

<sup>52</sup> 大会第 3236(XXIX)号决议(1974 年)。

<sup>53</sup> 大会第 37/43 号决议(1982 年)。

<sup>54</sup> 同上，第 23 段。

<sup>55</sup> 大会第 38/17 号决议(1983 年)。

<sup>56</sup> 安全理事会第 2334 (2016)号决议。

<sup>57</sup> 同上和安全理事会第 242 (1967)号决议。

统治和存在更加引人注目，使巴勒斯坦人更加痛苦。<sup>58</sup> 以色列以类似对殖民地的统治方式统治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坚定致力于为以色列的自身利益开拓巴勒斯坦的土地并开采其资源，往好里说，则是极其不关心受保护人民的权利和最高利益”。<sup>59</sup>

35. 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局势的严重非法性来自于蓄意非法致使本地(和难民)巴勒斯坦居民流离失所，再加上通过和为(日益增长的)殖民主义少数群体，依靠分割土地、夺取和开采自然资源、损害巴勒斯坦经济发展等手段，改变被占领土的法律地位、地理性质和人口组成。总而言之，在巴勒斯坦人的地形和空间内强行安置定居者、建立定居点和定居点基础设施，妨碍了巴勒斯坦人自决权的实现，违反了国际法的一些强制性规范，是国际法绝对禁止的。<sup>60</sup>

36. 以下各节列出的证据证实，占领不仅是交战性的，而且是定居者-殖民主义性质的，以色列阻止了巴勒斯坦人民自决权的实现，侵犯了该项权利的每一个组成部分，故意在被占领土上推行“非巴勒斯坦化”。这实质上证明了对巴勒斯坦被占领土进行殖民化的意图，延续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一个多世纪前对现代以色列的设想。<sup>61</sup> 与此同时，55年多来，国际社会一直没有追究以色列的责任，从而使其得以逍遥法外，并允许其进行定居者的殖民主义活动。

## B. 占领之始 在当地定居

37. 1967年，当以色列入侵英国委任统治下的巴勒斯坦(在此之前一直由埃及(加沙地带)和约旦(西岸，包括东耶路撒冷)控制)的剩余部分时，在以色列和国外，许多人都对“占领”西岸、加沙地带和耶路撒冷旧城“欣喜若狂”。<sup>62</sup> 以色列领导人在迅速控制大片土地的鼓舞下，制定了巩固以色列对其刚刚占领的领土的永久控制的计划。<sup>63</sup> 自占领开始以来，以色列历届政府的行为就好像该领土是“被占领的”无主地；这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领导人自奥斯曼帝国时代以来对巴勒斯坦所表现的态度并无二致。

<sup>58</sup> Yehuda Z. Blum, “The missing reversioner: reflections on the status of Judea and Samaria” *Israel Law Review* vol. 50 (2017), p. 276.

<sup>59</sup> A/72/556(2017年)。

<sup>60</sup> 安全理事会第 478 (1980)号决议；大会第 3314(XXIX)号决议(1974年)；和安全理事会第 267 (1969)号决议。

<sup>61</sup> Rashid Khalidi. *The Hundred Years' War on Palestine: A History of Settler Colonialism and Resistance: 1917-2017* (New York, Metropolitan Books, 2020).

<sup>62</sup> Seth Anziska, *Preventing Palestine: A Political History from Camp David to Oslo*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8), p. 7.

<sup>63</sup> Segev, *1967: Israel, the War, and the Year that Transformed the Middle East* (见脚注 3)。

38. 在当时以色列战略家的分析中，被占领土的未来规划将与“从战略角度建立一个以色列国[以色列土地]和从人口角度建立一个犹太国家”联系在一起。<sup>64</sup> 1967年的阿隆计划阐明了一个正式的愿景，即通过全面吞并约旦河谷并在其中建立非军事化的巴勒斯坦班图斯坦，建立从约旦河到地中海的统一“犹太国家”。<sup>65</sup> 该计划规划，彻底重绘以色列地图，绿线和其他停战线都不适用。<sup>66</sup> 位于耶路撒冷东部的耶路撒冷旧城将被吞并，居住在那里的巴勒斯坦人将获得“有条件的居住身份”。<sup>67</sup> 其余的土地，如果人口较少，将优先考虑；约旦河沿岸的低地被认为对以色列的防御“生死攸关”，西奈半岛以及伯利恒和希伯伦都将被吞并。领土的其余部分，也就是巴勒斯坦人居住比较密集的地方，将由约旦统治。<sup>68</sup>

39. 通过以色列历届政府的行动，《阿隆计划》继续大放异彩，蓬勃发展。1973年，1967年占领的策划者之一、以色列外交部长摩西·达扬表示，他希望建立一个“新的以色列国，拥有广阔的边界，强大而坚实，以色列政府的权力从约旦[河]延伸到苏伊士运河”。<sup>69</sup> 1979年，以色列总理梅纳希姆·贝京说：“绿线已不复存在——它已永远消失”。<sup>70</sup> 正如前以色列政治家马蒂亚胡·德罗布尔斯在1980年透露的那样，以色列的意图一直是“永远占领犹地亚和撒马利亚的领土。[这样做的]最好和最有效的方法是在这些地区加速殖民化”。<sup>71</sup> 一个突出的例子是以色列自1967年以来吞并被占领的东耶路撒冷，1980年通过行政和立法措施正式巩固了这一吞并，<sup>72</sup> 这些措施改变了旧城的地位和性质，安全理事会一再谴责这种做法是“无效的”。<sup>73</sup>

40. 当地的事态发展见证了阿隆计划的实施，即使该计划从未作为一项官方政策正式获得通过。在以色列几十年来在当地制造事实以巩固对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大部分地区的吞并之后，2019年，时任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表示，“巴勒斯坦国将危及我们的生存。我不会分裂耶路撒冷，我不会撤离任何社区，我将

<sup>64</sup> Israeli commander (acting Prime Minister, 1969), Yigad Allon, cited by Robert Friedman, *Zealots for Zion: Inside Israel's West Bank Settlement Movement*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2).

<sup>65</sup> Geoffrey Aronson, *Creating Facts: Israel, Palestinians and the West Bank* (Washington, D.C., Institute for Palestine Studies, 1987).

<sup>66</sup> 引自 Gershom Gorenberg, *The Unmaking of Israel*, 1st Harper Perennial ed.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2012)。

<sup>67</sup> 同上。

<sup>68</sup> 同上。

<sup>69</sup> 以色列外交部长阿巴·埃班引用阿巴·埃班的话：《自传》(纽约，兰登书屋，1977年)。

<sup>70</sup> 1979年4月24日外交部长达扬关于犹地亚、撒马利亚和加沙定居点的未来。

<sup>71</sup> Matityahu Drobles, “Settlement in Judea and Samaria: Strategy, Policy and Programmes”, in *World Zionist Organization, Settlement Section* (Jerusalem, 1980).

<sup>72</sup> Knesset, “Basic Law: Jerusalem, Capital of Israel” (1980).

<sup>73</sup> 安全理事会第478(1980)号决议，第3段。



确保我们控制约旦以西的领土”。<sup>74</sup> 以色列多个政府以及政治和军事领导人都重申了这些观点。<sup>75</sup> 以色列议会中“定居者”和卡汉主义者的存在，使得定居者-殖民主义与以色列的公共政策难以分开。

41. 自 1967 年以来，以色列将其平民人口定居在 22% 的巴勒斯坦委任统治区，该地区(出于政治压力和实用主义)已成为巴勒斯坦人以独立国家形式实现其自决权的领土(而在 1947 年，大会仔细商议，“阿拉伯国”的领土将相当于英国委任统治下的巴勒斯坦领土的 45%)。

42. 具有悲剧性的讽刺意味的是，在世界其他地区正慢慢走向非殖民化的历史时刻，巴勒斯坦人却经历了不断强化的定居者-殖民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由联合国象征性地促成的民族抵抗运动向其殖民者发起挑战，并成功地结束了他们的统治。然而，在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以色列的扩张主义通过现代历史上最长的占领巩固为种族隔离制度。

### C. 阻碍统一 领土分割

43. 领土主权是巴勒斯坦“自决单位”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占领初期以来一直是攻击目标。<sup>76</sup> “战略性分割”一直是以色列遏制和控制巴勒斯坦人民的工具箱的一部分，限制被占领土内外的行动自由，剥夺他们进入大片土地的权利，在被占领土上设置路障、检查站、改道、隔离墙等等。<sup>77</sup> 这令人痛苦地回想起伴随着以色列国建立，前英国委任统治地巴勒斯坦的数百个巴勒斯坦村庄被破坏和被试图抹去，破坏了其景观，重塑了土地以服务于以色列的具体利益，并通过其控制的地区分隔、遏制和孤立巴勒斯坦人民。对巴勒斯坦人口的严厉控制，已成为以色列统治政策的一个标志，今天被围困的加沙就是一个缩影。

44. 西岸、东耶路撒冷和加沙地带之间的分割和隔离是经过精心策划和实施的。截至 1967 年，加沙地带和西岸采用了不同的行政和军事制度，标志是采用了从身份证到汽车牌照等不同的制度，这是这种分割的主要媒介。<sup>78</sup> 自占领初期以来，为建立以色列殖民地而无限制地征用土地，加剧了这种情况。<sup>79</sup> 建立殖民地在

<sup>74</sup> “内塔尼亚胡表示，如果他赢得以色列大选，将开始吞并约旦河西岸”，国土报，2019 年 4 月 7 日。

<sup>75</sup> Tovah Lazaroff, “Michaeli: no one thinks half a million settlers will be evacuated”, *Jerusalem Post*, 9 March 2021; “Benny Gantz, Netanyahu rival, gives campaign launch speech: full English transcript”, *Haaretz*, 30 January 2019; 和 Gil Stern Hoffman, “Lapid: US helped Iran fund its next war against Israel”, *Jerusalem Post*, 26 January 2016.

<sup>76</sup> Crawford, *The Creation of States in International Law* (see footnote 19), p. 428.

<sup>77</sup> E/ESCWA/ECRI/2017/1 (2017)(见脚注 5)。

<sup>78</sup> Jean-Pierre Filiu, *Gaza: A Hist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sup>79</sup> 第 58 号军事命令(1967 年)。

1967 年就已构成严重违反国际法，<sup>80</sup> 这表明以色列领导人执行在这些地区永久定居的计划。<sup>81</sup> 这一设计在东耶路撒冷尤其明显，以色列几十年来一直非法地将其视为“被吞并的土地”。<sup>82</sup> 40 多项安全理事会决议提醒以色列，不允许改变耶路撒冷的地位、性质和人口组成。<sup>83</sup> 然而，对耶路撒冷和西岸大部分地区的吞并和非巴勒斯坦化取得了进展。

45. 以色列和巴解组织在 1993 年至 1995 年期间签署的《奥斯陆协定》将西岸划分为 A、B 和 C “区”，并进一步分割了巴勒斯坦人可利用的领土。西岸的分割为在被占领土上建造和“保护”犹太人专用的殖民地提供了便利。同时，数以千计的巴勒斯坦建筑被摧毁，自 2009 年以来，数以万计的巴勒斯坦人被迫流离失所。C 区的牧民和贝都因人社区，其中 70% 是难民，最容易受到这种“胁迫性环境”的影响。<sup>84</sup>

46. 通过令人窒息的海、陆、空封锁，将加沙地带变成一个由以色列控制的人口众多的贫困飞地，也是这一定居者-殖民主义设计的一部分。将殖民地人口限制在严格控制的保留地内，是定居者-殖民主义目标的核心，以确保人口优势和阻碍巴勒斯坦的自决权。<sup>85</sup> 相反，将加沙地带和西岸，包括东耶路撒冷，视为一个单一的领土单位的义务，植根于占领法、人民自决原则，以及以色列和巴解组织缔结的一些双边条约。<sup>86</sup>

#### D. 阻碍经济繁荣 开发自然资源

47. 对自然资源的永久主权是人民经济发展的组成部分，铭刻在自决权中。<sup>87</sup> 以色列为了其殖民地的专属利益而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实施复杂的控制和限制制度，粉碎了巴勒斯坦人自由追求其经济发展和“处置其天然财富及资源”的可能性。<sup>88</sup>

<sup>80</sup> 1949 年 8 月 12 日《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日内瓦第四公约》)，第 147 条；红十字国际委员会，1958 年评注。

<sup>81</sup> 国际法院，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修建隔离墙的法律后果，咨询意见(2004 年)(见脚注 35)。

<sup>82</sup> 1967 年法律和行政条例(第 11 号修正案)法。

<sup>83</sup> 安全理事会第 2334 (2016) 号决议。

<sup>84</sup> [A/HRC/31/43](#)。

<sup>85</sup> Tareq Baconi, “Gaza and the one-State reality”,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vol. 50, No. 1 (2020), pp. 77-90.

<sup>86</sup> Marco Longobardo, “The Legality of Closure on Land and Safe Passage between the Gaza Strip and the West Bank”, *As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11, No. 1 (2021).

<sup>87</sup> Drew, “The East Timor story: international law on trial”(见脚注 22)。

<sup>88</sup> 《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共同第一条第二款。



48. 巴勒斯坦社区历来通过农业、畜牧业和渔业(在加沙)自给自足,通过销售产品获得收入,<sup>89</sup>但现在陷入了依赖以色列经济和国际援助的恶性循环中。由于以色列的限制,获得生计、水、土地和道路的机会被系统地破坏了。

49. 西岸的C区拥有西岸大部分的自然资源和几乎所有的可耕地,以色列在该区保持着对水泉的完全垄断,<sup>90</sup>只指定了1%的土地供巴勒斯坦人开发。<sup>91</sup>以色列表面上为方便巴勒斯坦人进入其土地而建立的“协调系统”错综复杂,效率低下。<sup>92</sup>以色列对巴勒斯坦资源的控制阻碍了巴勒斯坦人的生产和自给自足,特别是危及到贝都因人和该地区其他巴勒斯坦牧民社区的生存。根据联合国的估计,如果没有以色列的占领,2019年西岸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将比其实际值高出44%。<sup>93</sup>

50. 在被围困的加沙地带,经济形势极其严峻。<sup>94</sup>2021年,加沙的失业率超过50%,80%的人口依赖援助。<sup>95</sup>以色列一再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加上以色列强加的电力短缺,加剧了加沙巴勒斯坦人民面临的困难,使他们无法过上有尊严的生活。<sup>96</sup>以色列的非法封锁是一种集体惩罚形式,也使以色列得以开采加沙的近海天然气储备和石油储藏。<sup>97</sup>

51. 与此同时,在被非法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上,有一个国家和国际企业网在运作。<sup>98</sup>这些企业在巴勒斯坦人身上“实地检验”军事装备,<sup>99</sup>开采巴勒斯坦人得不到的水和从巴勒斯坦人那里挪用的水,<sup>100</sup>耕种和放牧土地,采石,开采矿物,钻探石油和天然气,并将资源几乎完全分配给殖民地定居点和占领国。<sup>101</sup>最终产品作为“以色列产品”在全球销售,通常在第三国境内出口和接收,在某些情

<sup>89</sup> B'Tselem, “Expel and exploit: the Israeli practice of taking over rural Palestinian land” (2016).

<sup>90</sup> 见 [A/HRC/37/39](#) (2018年)。

<sup>91</sup> Orhan Niksic 等人, *Area C and the Future of the Palestinian Economy*, (World Bank, 2014), p. 13.

<sup>92</sup> 见 B'Tselem, “Expel and exploit”(见脚注 89)。

<sup>93</sup> 见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发会议),《以色列占领给巴勒斯坦人民带来的经济代价:西岸发展受阻与贫困问题(UNCTAD/GDS/APP/2021/2 和 UNCTAD/GDS/APP/2021/2/Corr.1) (2021年)。

<sup>94</sup> 贸发会议,《以色列占领给巴勒斯坦人民造成的经济代价:受封锁的加沙的贫困化(UNCTAD/GDS/APP/2020/1)(2020年)。

<sup>95</sup> 世界银行,《2022-2025 财政年度西岸和加沙援助战略》(156451-GZ) (2021年)。

<sup>96</sup> 同上。

<sup>97</sup> 贸发会议,“以色列占领给巴勒斯坦人民造成的经济代价:未实现的石油和天然气潜力”(UNCTAD/GDS/APP/2019/1)(2019年)。

<sup>98</sup> Wesam Ahmad, “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 conflict and the converging legacies of colonialism in the Palestinian present”, *Cambridge Core blog*, May 2021.

<sup>99</sup> Maryam Farah, “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 in Occupied Territory: guidance for upholding human rights” (Al-Haq, 2020).

<sup>100</sup> Al-Haq, “Water for one people only: discriminatory access and ‘water apartheid’ in the OPT” (2013).

<sup>101</sup> Al-Haq, “Palestinian human rights organisations submit file to ICC prosecutor: investigate and prosecute pillage, appropriation and destruction of Palestinian natural resources”, 26 October 2018.

况下免税。<sup>102</sup> 将这些产品标注为来自被占领土的义务<sup>103</sup> 并不能解决买卖定居点产品的非法性；它只是将责任转移到接受国的消费者身上，让他们决定哪些产品不应允许在《日内瓦公约》缔约国的领土上出现。

52. 蓄意剥夺巴勒斯坦人对其自然资源的使用权和控制权，使任何经济发展的前景都只是繁荣的虚假代名词而已。<sup>104</sup> 以色列强加于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负发展”对巴勒斯坦经济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害，与联合国在反对殖民主义时所拥护的自决权背道而驰。<sup>105</sup>

## E. 阻碍身份特征 消除巴勒斯坦人的文化和公民权利

53. 在定居者-殖民主义背景下和种族隔离制度下，任何展示集体身份特征和被征服人民(重新)要求主权的行爲都是对种族隔离制度本身的威胁。2022年5月13日，在两天前遇害的巴勒斯坦记者 Shireen Abu Akleh 的葬礼上，巴勒斯坦护柩者在携带国旗时遭到以色列军队的袭击(见第 58 段)。事实上，在公共场所、公共活动、抗议活动甚至葬礼上，巴勒斯坦的“象征”，如巴勒斯坦国旗，都受到系统性的攻击和拆毁，巴勒斯坦民族身份的展示实际上被禁止。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阻止巴勒斯坦人民在自己的土地上表达其集体身份的做法呈现出多种形式。

54. 这是更广泛和更深入的谋划的一部分，通过文化占有和抹去关键文化实体的组合，从集体想象力中“击垮和取代”巴勒斯坦。<sup>106</sup> 耶路撒冷旧城的摩洛哥区在占领之初就被摧毁，以便为哭墙广场腾出空间，这是 1967 年 6 月后不久，巴勒斯坦场所被摧毁或被没收并转为以色列文化场所的首批记录案例之一。同样，企图消除巴勒斯坦祖传土地上所剩土地的巴勒斯坦特征的做法包括：取消东耶路撒冷学校的巴勒斯坦历史教育，<sup>107</sup> 吊销不遵守以色列课程政策的巴勒斯坦学校的许可证，<sup>108</sup> 改变或关闭代表巴勒斯坦文化、政治和宗教身份的场所。<sup>109</sup>

<sup>102</sup> 加拿大-以色列自由贸易协定(2014 年)。

<sup>103</sup> 欧洲联盟法院，C-363/18 号案件(2019 年 11 月 12 日)。

<sup>104</sup> Al-Haq and Emergency Water, Sanitation and Hygiene group (EWASH), “Israel’s violation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with regard to the human rights to water and sanitation in the Occupied Palestinian Territory” (2011)。

<sup>105</sup> Sara Roy, “De-development revisited: Palestinian economy and society since Oslo”,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vol. 28, No. 3 (1999), pp. 64-82.

<sup>106</sup> Wolfe, “Settler colonialism and the elimination of the native”(见脚注 11)。

<sup>107</sup> Musa Ismael Basit, “The Israeli curriculum and the Palestinian national identity in Jerusalem”, *Palestine-Israel Journal*, vol. 22, No. 4 (2017)。

<sup>108</sup> “Education minister revokes licences of 6 East Jerusalem schools for incitement”, *Times of Israel*, 28 July 2022.

<sup>109</sup> Luma Zayad, “Systematic cultural appropriation and the Israeli-Palestinian conflict”, *DePaul Journal of Art Technology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vol. 28, No. 2 (2018), p. 81; Mahmoud Hawari, “Capturing the castle: archaeology, architectural history and political bias at the Citadel of Jerusalem”, *Jerusalem Quarterly* No. 55 (2013); Mahmoud Hawari, “The Citadel of Jerusalem: a case study in the cultural appropriation of archaeology in Palestine”, *Present Pasts* vol. 2, No. 1 (2010); Tom Abowd, “The Moroccan Quarter: a history of the present”, *Jerusalem Quarterly* No. 7 (2000)。

55. 攻击具有重要意义的文物以消除巴勒斯坦存在的所有痕迹和表达方式，并将修正主义历史观纳入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以宣扬(虚假的)主权主张，表明占领者打算永久剥夺这片土地的本土特征。

#### F. 阻碍政治存在(和抵抗)

56. 行使自决权是一个民族作为一个集体和作为一个政体的跳动心脏。自 1967 年以来，以色列为了维持其统治，有系统地实施侵犯人权行为，包括法外处决、任意拘留和监禁(包括对民选代表的拘留和监禁)、取消居住权和大规模驱逐，包括驱逐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以外的政治人物。这些侵权行为阻碍了有凝聚力的巴勒斯坦政治领导层的有机形成和运作，从而阻碍了巴勒斯坦人行使自决权。

57. 许多巴勒斯坦平民政治领导人和倡导者被描绘成恐怖分子，据称因为他们传递的讯息和他们对巴勒斯坦政治思想形成的潜在影响而被杀害。<sup>110</sup>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的针对“恐怖主义行动”的安全行动，多年来演变成一种暗杀政策，不仅针对恐怖主义袭击的行动人员，而且针对被以色列认定为恐怖分子的组织的政治领导人。<sup>111</sup> 其中包括许多巴解组织成员，尽管联合国和后来的以色列分别在 1974 年和 1993 年承认巴解组织为“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代表”。据称，以色列使用定点清除——法外处决——作为谈判的另一种政治策略。<sup>112</sup> 据报告，在第二次起义期间就采取了这种做法，当时有 300 名被控犯有恐怖主义罪的巴勒斯坦人被蓄意杀害，并另外造成 150 名平民伤亡。<sup>113</sup>

58. 人道主义者和记者经常成为以色列广泛使用致命武力的受害者。缺乏问责制仍然普遍存在。2022 年 5 月 11 日，巴勒斯坦记者 Shireen Abu Akleh 在记录以色列袭击杰宁难民营时被杀，尽管多次调查得出结论，该记者是被以色列士兵开枪击中的，但仍然没有得到解释说明。<sup>114</sup>

59. 以色列继续监禁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部长、市长和教师、人权维护者和民间社会代表。据报道，仅 2020 年就有 10 名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成员被监禁。自巴勒斯坦人开始抗议在西岸和东耶路撒冷非法修建隔离墙以来，大规模任意逮捕的做法，包括未经指控或审判的行政拘留，越来越多地得到执行。<sup>115</sup> 目前有近 4 500 名巴勒斯坦人被拘留，其中 730 人没有受到任何指控，主要是根据秘密证据拘留。年仅 12 岁的儿童也成为任意逮捕和拘留的受害者，每年有 500 至 700 名未成年

<sup>110</sup> Eyal Weizman, *Hollow Land: Israel's Architecture of Occupation* (London, Verso Books, 2012).

<sup>111</sup> Ronen Bergman, *Rise and Kill First: The Secret History of Israel's Targeted Assassinations* (New York, Random House Publishing Group, 2019).

<sup>112</sup> Weizman, *Hollow Land: Israel's Architecture of Occupation*(见脚注 110)。

<sup>113</sup> Noura Erakat, “Extrajudicial execution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to Palestine”, *Just Security*, 7 August 2020.

<sup>114</sup> 例如，见人权高专办，“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杀害记者”，2022 年 6 月 24 日。

<sup>115</sup> Addameer, Administrative detention fact sheet 2022(2022 年 1 月 20 日)。

人被拘留。<sup>116</sup> 许多被认为是领导抵抗的人，如公务员、宗教领袖和活动家、律师、记者和参与政治活动的学生，都被驱逐到加沙地带。<sup>117</sup> 驱逐当选的领导人、阻止巴勒斯坦人投票、干涉巴勒斯坦政治，这些都抑制了巴勒斯坦领导层和政治意愿的独立形成，使之无法挑战以色列的殖民利益。<sup>118</sup>

60. 民间社会组织和人权维护者也一直是以色列镇压的目标。以色列利用大规模监控间谍软件来监视人权活动分子和捍卫者的设备，并使用 Pegasus 软件，该软件目前已出口到全球各地并在全球使用，这缩小了巴勒斯坦人政治活动的空间。<sup>119</sup> 2021 年，6 个声誉良好的巴勒斯坦民间社会组织，它们站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争取国际正义和问责斗争的最前线，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被以色列认定为“恐怖组织”。2022 年 8 月，这些组织的房舍被以色列突袭并下令关闭，其中一些高级领导人被传唤并受到威胁。这似乎是企图进一步缩小，如果不是彻底禁止在巴勒斯坦领土上进行人权监督和合法反对以色列占领的空间，<sup>120</sup> 与此同时，还滥用反恐立法。<sup>121</sup> 由于被指认的组织正全力参与国际刑事法院正在审理的巴勒斯坦局势案，以色列通过攻击这些组织及其工作，可能是在“毁灭、伪造或干扰”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的“证据的收集”，这是国际刑法绝对禁止的。<sup>122</sup> 这将构成危害刑事司法罪。

61. 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对人权维护者和人道主义工作者的袭击太司空见惯了。来自耶路撒冷的法裔巴勒斯坦人律师萨拉赫·哈穆里(Salah Hammouri)自 16 岁起就受到骚扰、任意逮捕和拘留。自 2022 年 3 月 7 日以来，哈穆里因恐怖主义指控，未经指控或审判而被拘留，他面临着以违背对以色列的忠诚为由而被吊销耶路撒冷居留权的风险。<sup>123</sup> 这将开创一个危险的先例，因为他将是第一个因与国家安全威胁有关的秘密证据而被剥夺居留权的耶路撒冷人。类似地，世界宣明会在加沙地带的援助工作者穆罕默德·哈拉比(Mohammad el-Halabi)，在经过 6 年和 160 次法庭听证后，被判定犯有将组织资金转用于哈马斯和其他与恐怖主义有关的罪行，这主要是基于秘密证据，尽管外部调查没有发现错误行为的证据。<sup>124</sup>

<sup>116</sup> 保护儿童国际巴勒斯坦分部，以色列军事拘留中的巴勒斯坦儿童人数(12-17)，2022 年 6 月 14 日。可查阅 [www.dci-palestine.org/children\\_in\\_israeli\\_detention](http://www.dci-palestine.org/children_in_israeli_detention)。

<sup>117</sup> Miftah 概况介绍，《巴勒斯坦人的逃亡》(2002 年)。

<sup>118</sup> 同上。

<sup>119</sup> Front Line Defenders, “Six Palestinian human rights defenders hacked with NSO Group’s Pegasus Spyware”, 8 November 2021.

<sup>120</sup> Michael Kearney, “Lawfare, legitimacy and resistance: the weak and the law”, *Palestine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16, No. 1 (2010).

<sup>121</sup> A/HRC/40/52 (2019 年)。

<sup>122</sup> 《国际刑事法院规约》(1998 年)，第七十条第一款第 3 项。

<sup>123</sup> Addameer, “Salah Hammouri”, 8 September 2022.

<sup>124</sup> Amnesty International, “Israel/OPT: quash flawed conviction of aid worker Mohammed al-Halabi” (16 June 2022).

62. 对巴勒斯坦人民、他们的政治表达、甚至他们的合法抵抗的无情攻击被评估为等同于迫害，<sup>125</sup> 这种迫害最终会限制巴勒斯坦人作为一个民族发展的能力。

## G. 阻碍建国 “谈判非法的东西”？

63. 根据国家责任法，一国违背国际义务即会引起国际不法行为，<sup>126</sup> 实施这种行为首先要求责任国立即停止非法行为，确保不再发生，并对所造成的损害提供赔偿。<sup>127</sup> 因此，不应就违反国际法的行为进行谈判，因为这将使非法行为合法化。<sup>128</sup> 因此，由于以色列占领的非法性，鉴于其长期、贪婪和不诚实的性质，绝不能将谈判作为停止占领的义务的条件。<sup>129</sup>

64. 自 1991 年马德里会议启动中东和平进程以来，有关的主要政治行为体(特别是中东问题四方)一直主张通过双边谈判推进和平。如同 1988 年的《巴勒斯坦独立宣言》一样，巴解组织已屈服于妥协解决办法的不可避免性，它接受安全理事会第 242 (1967) 号和第 338 (1973) 号决议被视为将巴勒斯坦人的主权要求限制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sup>130</sup> 许多人将《奥斯陆协定》视为通过在 1949 年停战线内建立国家来解决以色列-巴勒斯坦问题的基准，但《奥斯陆协定》既没有实现也没有推动实现巴勒斯坦人民的自决权。建立在以色列国和巴解组织(而不是 1988 年宣布的巴勒斯坦国)相互承认基础上的《奥斯陆协定》将自决权作为临时自治后建立和平的最终目标，<sup>131</sup> 《协定》仅仅承认巴勒斯坦在西岸和加沙地带部分地区的自治权以及巴勒斯坦人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合法政治权利”。<sup>132</sup> 在实践中，《协定》留下了巴勒斯坦人在不独立的情况下永久实行自治的可能性。至关重要是，《协定》使西岸 61% 的地区处于以色列的完全控制之下。<sup>133</sup>

65. 自决权仍然是国际法的一项基本规范，广大国际社会必须确保这项规范。根据国际法，“[在《日内瓦第四公约》规定范围内]的特别协定不能侵犯强制性权利，也不能减损或剥夺占领下的受保护人的权利”。<sup>134</sup> 鉴于这一规范的强制性，《奥斯陆协定》不能放弃巴勒斯坦人的自决权。这样一项基本的强行法规范在谈判中

<sup>125</sup> 人权观察，《跨过的门槛》(见脚注 5)，第 170 页。

<sup>126</sup> 国际法委员会，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第 2 (a) 和 (b) 条。

<sup>127</sup> 同上，第 30 条 (a) (b) 款和第 31 条 (1) 和 (2) 款。

<sup>128</sup> Imseis, “Negotiating the illegal: on the United Nations and the illegal occupation of Palestine, 1967-2020”, (see footnote 8), p. 1068.

<sup>129</sup> 同上。

<sup>130</sup> 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巴勒斯坦独立宣言》，阿尔及利亚，1988 年 11 月 15 日。

<sup>131</sup> 巴解组织主席阿拉法特、以色列总理拉宾和挪威外交大臣霍尔斯特之间的换文(1993 年)。可查阅 [www.un.org/unispal/document/auto-insert-205528/](http://www.un.org/unispal/document/auto-insert-205528/)。

<sup>132</sup> 以色列和巴解组织，“关于临时自治安排的原则声明(奥斯陆一)”(1993 年)。

<sup>133</sup> 奥斯陆协议将西岸划分为 A 区(完全由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控制民事和安全)、B 区(由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控制民事和以色列-巴勒斯坦联合控制安全)和 C 区(由以色列完全控制民事和军事)。

<sup>134</sup> ICC-01/18 (2021 年)，第 25 段。

不能受到不利影响，特别是考虑到占领者和被占领者之间(即，在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间)谈判权力的不对称。<sup>135</sup> 对《奥斯陆协定》作出任何否定巴勒斯坦人民自决权的解释都将使《协定》本身受到质疑，如果不是使其无效的话。<sup>136</sup>

66. 事实上，任何使占领永久化、不承认被征服的巴勒斯坦人民与占领国以色列之间的权力不对称、不一劳永逸地解决以色列定居者-殖民主义问题的解决方案，都侵犯了巴勒斯坦人的自决权，以及国际法的其他重要规定。

## 五. 需要范式转变

67. 55年多来，以色列的军事占领阻止了巴勒斯坦自决权的实现，试图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去巴勒斯坦化”(即减少巴勒斯坦人的存在、身份和复原力)，试图将其大部分地区变成以色列都市领土的永久延伸，尽可能减少巴勒斯坦人。这种行为让人想起几十年前被国际社会坚决摒弃的殖民历史，由于国际社会的默许和未能追究以色列的责任，这种行为变得更加根深蒂固。

68. 巴勒斯坦人民的自决权，作为非殖民化斗争的一部分，几乎已经从国际政治和人道主义讨论中消失，在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正常化”的背景下更是如此，尽管人权倡导者、学者和民间社会一再重申这一点。有些人似乎把它当作一个意识形态口号，而不是从中产生明确责任的一个法律现实。

69. 与此同时，由于以色列有计划地强行改变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法律地位、性质和人口组成，占领被进一步巩固。对这种做法不提出质疑，对巴勒斯坦被占领土采取的“人道主义”、“政治”和“经济发展”办法反而使占领本身正常化，<sup>137</sup>使国际法的管制和补救职能失去意义。

70. 这种情况必须改变；需要进行范式转变，这是通过选择以尊重历史和国际法为前提的解决方案来克服这种局面的唯一可能途径。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尊重人民自决权的基本规范，承认以色列长期占领强加给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的定居者-殖民主义和种族隔离是绝对非法的。鉴于占领的定居者-殖民主义性质，对占领的总体评估必须改变，国际社会的审议也必须改变。

71. 首先要承认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目前的现实是面临一个蓄意攫取、实行种族隔离和镇压的制度的现实，55年来，它一直剥夺巴勒斯坦人的选举权，把他们关在记忆破碎、关系破裂和希望破灭的班图斯坦，追求的最终目标是在通过武力、践踏人权和歧视性政策以及掠夺资源而侵占的土地上巩固少数人对本地大多数人的统治。正如以色列政治人物明确表示的那样，出于表面上的安全原因”而维持的长期占领，掩盖了以色列定居者-殖民主义的意图，即消灭巴勒斯坦人民的自

<sup>135</sup> Imseis, “Negotiating the illegal: on the United Nations and the illegal occupation of Palestine, 1967-2020” (see footnote 8), p. 1065.

<sup>136</sup> 国际刑事法院, *Asem Khalil 和 Halla Shoabi*, 案件编号: ICC-01/18-73 (2020), 第 71 段。

<sup>137</sup> Daniela Huber, “The EU and 50 years of occupation: resistant to or complicit with normalization”, *Middle East Critique* vol. 27, No. 4 (2018), pp. 351-364.

决权，同时将他们不断缩小的领土据为己有，这是国际社会再也不能容忍的。必须以整体的方式处理这一问题。

72. 在外部自决法的框架内，这种占领的存在本身意味着非法使用武力，因此可被视为一种侵略行为。侵略行为构成了对诉诸战争权的违反，不能像以色列经常做的那样，以“先发制人”的自卫主张来推脱。这引发了《联合国宪章》和国家责任法规定的后果。这种严重违反国际法的行为使得(a) 以色列必须立即撤出，而且不可减损，以便将主权归还给当地的巴勒斯坦人民并由他们重新获得；(b) 进行必要的赔偿，作为实现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的正义与和平的一个步骤。

## 六. 结论性意见

73. 本报告所述的侵犯权利行为暴露了以色列占领的性质：这是一个蓄意攫取、实行种族隔离和镇压的制度，其目的是阻止巴勒斯坦人民实现自决权。自1967年以来，以色列通过阻止巴勒斯坦人对自然资源行使领土主权、压制他们的文化特性以及压制巴勒斯坦人的政治特性和抵抗，肆意和蓄意侵犯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的自决权。简而言之，以色列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努力与定居者-殖民主义没有区别：通过夺取、吞并、分割和将其平民人口迁移到被占领土，以色列的占领侵犯了巴勒斯坦的领土主权；通过开采和利用巴勒斯坦人的资源，以创造有利于第三方，包括“定居者”的利润，侵犯了巴勒斯坦人对发展独立经济所需自然资源的主权；通过消除或挪用表达巴勒斯坦身份的符号，占领危及巴勒斯坦人民的文化场所；通过压制巴勒斯坦人的政治活动、宣传和运动，占领侵犯了巴勒斯坦人作为一个民族组织起来、摆脱外来统治和控制的能力。

74. 要实现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自决权，就必须一劳永逸地废除以色列定居者-殖民主义的占领及其种族隔离做法。在这方面，国际法是非常明确的。任何解决方案，除非它以非殖民化为中心，允许巴勒斯坦人民自由决定其政治意愿，并与其以色列邻居一道谋求其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否则，都不可能是公正和公平的，也不可能是有效的。国际社会必须对以色列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定居者-殖民主义占领作出更准确的诊断，并遵守国际法规定的义务，充分实现巴勒斯坦人民的自决权。

75. 事实证明，中东“和平进程”和随后的双边建立和平尝试是无效的；它们没有将其方法集中于人权，特别是自决权，并忽视了以色列占领背后的定居者-殖民主义基础。正如奥斯陆进程所表明的那样，如果不解决巴勒斯坦人长期的从属地位，不挑战以色列定居者的殖民努力，政治授权的和平谈判就不可能成功。结束定居者-殖民主义占领必须是巴勒斯坦人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享有自决权的必要条件，而不是迫使他们就其屈服的条件进行谈判。

76. 作为国际法的一项强制性规范，自决权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减损，并产生普遍适用的义务。鉴于剥夺巴勒斯坦人民的自决权是以色列定居者-殖民主义占领所固有的蓄意行为，坚定不移地执行外部自决法和使用武力法必须是任何解决方案的基石。国际法作为追求正义的政治方向的力量，要求以色列停止对巴勒斯坦



人民的征服和对巴勒斯坦被占领土部分地区取得主权的非法企图。这意味着以色列有义务无条件或无保留地撤出。第三国不得承认以色列的国际不法行为所造成的非法局面是合法的，也不得援助或怂恿。保护以色列，不要求它尊重国际法和对它进行问责会破坏威慑，并滋生有罪不罚的文化。对以色列表现出的例外主义不仅破坏了国际法的效力，而且损害了国际社会和联合国，包括其司法机构的形象、可信度和作用。

## 七. 建议

77. 特别报告员建议以色列政府遵守国际法规定的义务，停止阻碍巴勒斯坦人民实现自决权，立即无条件地结束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定居者——殖民主义占领，并对其不法行为作出赔偿。

78. 特别报告员建议所有国家：

(a) 谴责以色列蓄意侵犯巴勒斯坦人的自决权，包括为此实行定居者-殖民主义的做法。这需要：

- (一) 各国要求以色列立即停止非法占领，归还巴勒斯坦人民从中流离失所和被剥夺的所有土地和资源，同时不让撤军取决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谈判；
- (二) 大会拟订一项计划，结束以色列定居者-殖民主义占领和种族隔离制度；
- (三) 各国随时准备在以色列不遵守规定的情况下诉诸《联合国宪章》赋予的外交、经济和政治措施；

(b) 根据秘书长关于保护巴勒斯坦平民的报告(A/ES-10/794)，部署国际保护力量，以限制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惯常使用的暴力，保护巴勒斯坦人民；

(c) 采取行动，确保彻底、独立和透明地调查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犯下的所有违反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道法的行为，包括那些等同于潜在的战争罪、危害人类罪和侵略罪的行为。特别报告员还建议国际社会通过国际刑事法院目前对巴勒斯坦局势的调查和普遍管辖权机制追究肇事者的责任；

(d) 采取必要政策，规范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内的商业行为，包括不与殖民地打交道，并为受害者提供有效补救，从而采取适当步骤，防止、调查和纠正设在其领土内和(或)在其管辖下的所有工商企业侵犯人权的行为。

79. 特别报告员建议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毫不拖延地公布最新的定居点企业数据库(人权理事会第 31/36 号决议)。

80. 特别报告员完全支持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和以色列问题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并鼓励该委员会超越其任务规定的领土和地理限制对自决权的状况和以色列定居者——殖民主义的努力进行更深入的调查。